

赤水河散文书系

贵州省写作学会主编

远去的古镇

韩志强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赤水河散文书系

贵州省写作学会 主 编

远去的古镇

韩志强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水河散文书系/贵州省写作学会 主编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3

ISBN 7-81036-172-4

I.赤… II.贵… III.散文—写作 IV.G.I1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253 号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515063

印刷:花都区新华印刷厂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

邮编:510800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500 千字

版次:2002 年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148 元(每册均价:1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言

贵州的山水神奇清幽，贵州的赤水河神秘旖旎。

赤水河，英雄河，红军四渡赤水，留下了许多英雄故事；赤水河，美酒河，茅台、郎酒、习酒，醇香从这里飘向世界。

赤水河酿造的酒，激励了贵州一批默默无闻、淡泊名利的作家，他们在物质的清贫和精神的富有间跋涉，把思想与山水共拥的感悟，写进书里，让酒香与书香共酿一个芬芳世界。这个世界，安祥如一棵挡酷热的树，宁静如寺院墙角的一棵草，快乐如夏日里拿冰激凌的孩童。

作家情感世界与贵州山水民情的融合，形成了“赤水河散文书系”的地域风格。这是献给西部大开发的礼物，也为人们了解贵州提供“印象”。

书是心灵的窗户，也是一个地域的窗户。地域作家用自己的真诚和心灵，去感悟乡情民风，把奇山异水和其引发的感情一齐融入书中，就像蝴蝶，把花朵的色彩移植到自己的双翼上，把美织进天空和人的心中。于是，文化之树上，又多了几片新叶。

一本书在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夜里，是会被人们忘记的，但是，人总要回到现实的阳光里，当我们的激情被夜的妩媚消费后，就会一阵阵地失落和空虚里想抓住点什么，抓不

住,人会想哭……一只落水的蚂蚁,会努力游向一片树叶,而这片树叶,对人类来说,就是一本清清爽爽的书。

“赤水河散文书系”共9种,但它只是赤水河这首长诗中的几章,只是贵州画廊里的几个片断。

《赤水情韵》,是贵州省写作学会50多位会员在赤水市召开学术年会时,游览赤水几个国家级风景区后,用他们或粗犷、或细腻的情感,或简笔、或精雕的笔触,写出的散文集。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瀑布,浩瀚无边的竹海,还有那生长在险峰幽谷的恐龙时代的珍稀孑遗植物桫欏和梦一般的湖泊、壁画般的丹岩赤壁……

仁怀市文联主席姚辉与副主席穆生凡主编的《酒都之旅》,写的是国酒之乡仁怀市。那里酒香浓浓,花草芬芳。赤水河穿越仁怀市,两岸酒厂星罗密布,驰名中外的酒中英雄茅台酒,屹立于赤水河畔。酒都的人写酒,是用心灵的直觉。

《冰的激情》是擅长散文的女作家许雯丽的新作,书中体现了一种雉文化精神。贵州是雉文化保存完好的地区,贵州的雉戏在国外演出多次引起轰动。雉戏,是人类最初得到“大自然神灵”启示后的一种表达喜悦的方式,经过长久的演变,雉文化有了学习、互助、友善、仁爱的内涵。许雯丽在《中国情人节》中说:“美虽然可以攻击一切、刺激一切、激活一切,但真情却可以包容一切,包容你的皱纹、白发、忧伤和委屈。”这就隐含了雉文化的真与善。作者童年的一段时间曾在雉文化的故乡——贵州安顺度过,受到雉文化中“野性”但又纯善的人性影响,为她的创作风格定了一个基调。《冰的激情》是她的《冰冷的火焰》的续集,都有一种古朴的关爱与现代文明相容的独特。

摄影家王黔辉的《屯堡漫记》,图文并茂,具有浓郁的地方

风味和民族特色。贵州安顺屯堡,是明代屯军的地方,外地汉人进入相对封闭的屯堡地域,与当地文化对撞融合,历经六百多年,形成独特的屯堡文化。作者怀着悠悠乡情,一次次回到家乡屯堡,记述那儿的祭祖、石堡、地戏、大脚女等历史、文化、人文景观、民族风情的具体事象,并将这些事象整合起来,于是便产生了《屯堡漫记》。书中,屯堡文化与自然风光和谐一致,古朴美与现代美和谐一致。读者可从“神秘的石头房子”、“戏剧的活化石”、“大脚女人”等方面去思考贵州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古朴。

发表上百万字作品的傅治淮,以他《三月的乡场》,描绘了高原神秘土地上的神秘风景,讴歌了田野里的希望事业,记写名优异产,地方特色浓郁,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黔北农村的风俗画。

《远念》的作者钟永玖,是一个钟情于文学的黔北汉子,已出版5种作品集,他生活在历史名城遵义的汇川园,并走遍贵州高原的山山水水,他的散文作品,或写人记事,或绘景抒情,多有独特的幽趣。

年轻作者林曦,在游历大自然美好山川,体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后,用灵动的笔,表达激动的思绪和流动的情感,于是产生了《向你飞升》。这些散文闪烁着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探索、对理想生活和美好生命的向往与追求的光芒,浓郁的诗情与深邃的哲理熔在一起,使读者不仅受到启迪,而且得到审美享受。

韩志强的《远去的古镇》,在民风民情民俗的描写中,透视出作者对黔北地域的文化思考和高原风光的赞颂。作者是个“杂家”,已发表有小说、散文、剧本和民间文学作品60多万字。

《徘徊在都市的盲道上》是作家杨远康的第四本散文随笔集，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真实地抒写了自己对乡情、亲情、友情的体验与困惑，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的哲学思考。文笔清新简洁，情趣理趣相融。

贵州被称为公园省，山奇、水秀、林深、石怪、洞幽、云媚，原始纯真的自然风光与众多的人文景观，还有兄弟民族独特的服饰、节日、居所、风俗，是散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让我们尽情地描写公园省的美丽，赞颂各民族的纯真，记录下贵州前进的脚步声。

编 者

2002年1月24日

目 录

前言	(1)
远去的古镇	(1)
禹门行	(9)
我徘徊在寒山寺门前	(13)
莫愁湖的黑色幽默	(16)
魂断雷公山	(18)
人到老年更从容	(20)
幽香淡淡豌豆花	(22)
茶馆事象与人文意识	(26)
诚信的荒山	(39)
祖宗树	(42)
神奇的地下天堂	(45)
锦绣湄江	(48)
登扇子山记	(90)
黔北瑰宝——湄茶·茶景·茶文化	(95)
一方水土一方人	(99)
春节话酒	(108)
诗·酒·情	(110)
从酒祖师说起	(111)
酒入书家见精神	(113)
《水浒》酒徒形象赏析	(115)
牛屠户自白录	(117)
酒药同源与蛇毒	(119)
醉后杂谈	(121)

漫谈“酒后吐真言”	(123)
因劝人喝酒而想到的	(124)
《红楼梦》中的酒文化	(126)
醉去醒来话枯荣	(128)
道学家的鬼脸	(131)
“万艳同杯”的悲剧实质	(133)
焦大醉闹背景探微	(135)
薛蟠的酒德	(137)
史湘云的醉态美	(139)
好一幅《群芳夜宴图》	(141)
贾母豪宴断想	(144)
螃蟹宴里的巧拙艺术	(146)
凤姐儿为何耍酒疯	(148)
封建宗法社会大展览	(150)
绝妙的传神之笔	(152)
醉得潇洒的刘姥姥	(154)
托起一片祥云	(156)
后记	(186)

远去的古镇

春雨淅沥的早晨，我又一次走进我的故乡。尽管我工作在县城，故乡与县城只有 40 分钟的行车距离，但多少年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永兴是历史和梦幻编织出来的。

那又长又宽的，光洁平整的水泥大道，两边排列着幢幢流线型的洋楼，给我的是一种兴奋，一种向往，一种希望。而又长又细的，曲里拐弯的巷子，我的童心却常常在她的古朴上流过。不是么？你只要将视线掠过时髦的洋楼，夸张的广告，舒展的路灯，慢慢地踱在巷子里铺得杂乱的石板路上，两边低垂的房檐下挂着温柔的雨帘，一种异样的，酸楚的惆怅就刺激着苍凉的泪腺……小巷深处，料寒的更锣，仿佛还晃动着跛子三爷佝偻的身影？铜头大烟杆击在石板上的“笃笃”声，还是挑着钵子糍粑上街的田二公留下的么？苔痕斑驳的龙门洞开，似乎还在讲述那一串串古老的童话。一阵潮润的风匝地吹来，拍打着“荣发祥”九个天井上的瓦楞，衰草还在吟唱不成调的童谣。这时，只有大街上飞驰而过的豪华轿车，映着昏黄灯光的古屋里高亢的电视新闻，历史与现实才依依告别，我才从古镇悠远的情韵中醒来……

永兴是一幅风俗长卷，残留着四百八十年的印迹。

油菜花的香气从镇外飘来的每一个黄昏，燕子们躲在屋檐下的巢里窃窃私语，嘲笑我们挂在廊下的夹纸风筝，大黄猫正猜想是不是可逮的猎物？

真武山上火神庙的丝栗熟了的早晨，我们斜挎着青藤书包与

匆匆去四乡赶场的大人们一齐涌出巷子，才觉得粗布单衣有了几分凉意。

太阳敛去余威，暑热把星斗撒在黝蓝的天幕上，逗得叫蝈蝈一阵阵的欢唱。拉“龙尾”的队伍塞满了条条小巷，引来了躺在凉椅里歇乏的大人们的喝斥。

白雪飘飞的正午，古镇上空弥漫着芬芳的炊烟，大大小小的雪人成了守门的将军，粒粒划着弧线的雪球，炸起一阵又一阵的欢笑。

这就是古镇的闲天，是我们儿时的天下。而古镇的场天，才是身负生活重担的大人们的海洋！

伫立在南华宫大门前放眼，白帕子或麦草帽的人流，使大街小巷水泄不通。菜油篓子，生漆桶子，棉花包子，土布挑子，蛇行的长队在山货行，花纱行，油行的金字黑匾下蠕动。钉鞋、草鞋、麻鞋，将能容上千头牛马的市场踩得污水横流。茶馆里，盖碗茶总是和蜷缩在袖筒里的手指交替变幻。而满浸肉香酒香的酒馆里，广西腔，湖南腔，江浙官话，四川方言汇成的划拳声，那才是生意成交后的激动。

古镇像是个亏本的商人，在稍后的几十年里明显地衰落了。狂飚一样的“三大改造”，锣鼓喧天的“大跃进”，一大二公的“城市人民公社”以及 326 国道的延伸，计划经济全面占领。粮票、油票和布票，以法定货币的霸道，给古镇带来了惊惶和萧条。但是，永兴人还是一代又一代的传诵着；古镇的诞生，是明朝初期长途跋涉而来的赣商，楚商踏着明王朝“扯湖广，填云贵川”的足迹在古木参天的真武山下，把骡马驮来的广货、洋货摆在地上，然后将油篓子，漆桶子，中药材运回湖广的历史堆砌而成的。

明朝万历二年（公元 1574 年）湖广的行商们干脆勒石为铭，每逢古历的“二·七”便是商人们聚会的日子。四百八十年的定例一

直沿袭到今天。商人们在完成一桩交易之后，都会不约而同的扳着手指列举“一打鼓、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从茶碗里，酒杯中品评黔北四大商镇的优劣。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还有人为当年永兴屈居老二而愤然。当年？当年永兴镇向外输出土布若干万匹，花纱若干万担，山货若干万挑，牛马猪羊若干万头。他们能行么？我的乡亲哟，殊不知今天的永兴与鸭溪、打鼓再不能同日而语，更遑论茅台了。年轻人更是不屑一顾，昔日鱼腥满滩的珠海，仅有百十户人家的深圳已是繁华都会洋人汇集的商城。昔日黔北四大古镇的辉煌，那只能在发黄的史书里寻找。

每当我的乡亲眯着眼睛在回味四百八十年的沧桑之时，神情非常满足而陶醉，如一壶煨了两天的酃茶，或是窖了十年八年的老酒，那味道是醇厚的，绵长的……四百八十年的古朴与醇厚，写在坍塌的城垛边，高高的风火墙上，细长的，幽深的古巷和天井里。在这些地方，是否还残留着号军的响箭，黔军的弹洞，还有红军的标语，浙大学生的传单？

在一位亲戚家的天井里，我看到了那尊马鞍形的碾布石和一根油光可鉴的茶木棍，这无疑地浓缩了永兴人勤劳，聪明、机敏的生存意识和求生本能。

永兴人的生存意识，那怕独处他乡异国而不会饿肚子，还活得有滋有味，这盖源于古镇的商业血缘。遥想当年，长途迁徙而来的江西人，湖南人以及最善于捕捉生活空间的四川人组合起来的永兴商埠，把四川人的聪明灵巧，江西人的勤奋好学，湖南人的吃苦耐劳，优势互补，扬长避短，使古镇充满了持久的活力。

明末的大动乱，清末的大动荡，民国初期的大变革，永兴人总是以一种执着、坚强的求生意识维系着她的繁荣。比如说，永兴的土布是自家织自家染，并通过刻成花版，印染成图案丰富的被面、床单、围布，甚至壁挂，马鞍石便是见证。精致的扯丝斗笠，油纸雨

伞，油浸钉鞋，哪一样物品无不凝结着永兴人的聪明才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年四季两只箩筐一根扁担，在通往湖南、四川、黔南，省城的山道上跋涉。

在“极左”的六七十年代，四百多年的商风被扫荡殆尽，而失了业的永兴人，又把才智用在制作茶叶、绣作背带加工松花皮蛋上来。国营茶场的万亩茶园是他们的生命线。春茶上市的日子里，三人一伙，五人一群，乘着夜色溜进茫茫茶海。带着疲乏的露水和忐忑不安，用这根茶木棍，搭上一块木板，将杀青的茶叶碾得昏天黑地。这种“溜板茶”使重庆人、贵阳人，广西人格外青睐。古镇的女人们也不甘落后，用旧布刷成布壳，蒙上一层灯心绒，绣上精致的图案，一张背小孩的物品，足可以赚十来元，全家人至少有五六天不会饿肚子。他们敢于冒着投机倒把，转手倒卖的罪名，将一车车松花蛋、粮油运往遵义、贵阳甚至南宁、昆明。一旦被工商所查获，婆娘儿女一大串，七嘴八舌哭天抹地的坐在工商所长家要饭吃……

在另一位同学家里我还看到一本用八行笺装订成册的陈年市价簿，记载着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以来每场柴米油盐酱醋茶，肉蛋布帛纱菜姜的行情变化。据耄耋老人曾二爷说，当年李家药房还保存着清康熙年间至辛亥民国的市价簿。如果不毁于“三大改造”，那才真是无价之宝，足以让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赞叹不已。永兴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着令今天不少人没有的或是残缺的商业意识。

在五十年前的永兴，我的乡亲不论男女老少，对于干旱水涝，市价变化表现出特有的关注。而粮价的上涨，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各种物价的涨落，人们又从物价的消涨去预测每一笔交易的盈亏。七十年代初，省社科院的一位朋友说永兴是灰色的商镇，而思想也是灰色的。他们虽不是大山里的农民，但仍具有山区农

民的宠辱不惊，从容直面生活的气度。

永兴人不崇尚“学而优则仕”，以至四百八十年来没有一座孔庙，近百年没有出一位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没有出一位学贯中西，蜚声海内的大学问家。那座保存完好，造型典雅的欧阳曙公馆，尽管诞生了一位举人，又是光绪版县志的主撰者之一，在人们口碑中显得那么无足轻重。相反，先辈们在卜定商镇的位置时，却把永兴摆布成一艘鼓满风帆的航船，按四周的山峦去定金木水火土。财神庙，火神庙，藏王庙的兴旺，无不带有功利性的色彩。两湖会馆，江西会馆，四川会馆的兴建，是永兴人吸纳百业兴旺的一种标志，类似今天的招商引资。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940年浙江大学举迁湄潭和永兴，重教兴学之风也无大的改变，偌大一个古镇，居然没有一个青年在浙大就读。在茶馆里的闲聊中，如果有人提及孩子已经长大，该做点什么事呢。正喝着茶水的人便愤然变色，想去当兵背柳榔枪？还是去官场当差狗儿？在这永兴场上随便做个什么生意不行？没出息！一句“没出息”。从此，老人便决定了他的子孙挑起一副箩筐加入经商的行列，天下没有做得完的生意！这便是永兴人的信念。

由于太于心计的商业意识缘故，而导致了时代风云变幻的反应迟钝，明清朝代更迭，咸同大乱乃至民国成立，商人们关注战局而避谈政治。在永兴人的眼中，“士农工商”商为末等，争权夺位是政治家的事，与小老百姓何干？然而，我的同胞恰恰是用商人的精明去揣度政治格局和社会变革，正是这样的反应迟钝使许多深受金钱奴化的人死于非命，家业扫荡一空。

古镇人不仅瞧不起为官为宦者，也对读书人大不恭，这种情形在五十年代之后表现得特别强烈。假如有一位永兴子弟在外得了一顶乌纱帽衣锦荣归；就会有人不以为然，这不是某某家的儿子吗？得了个芝麻芥菜子米官傲得不得了，他是我看到长大的。可

设想,这个人如果没有他们“看到”未必就长得大,未必能出人头地?随之而来的冷嘲热讽真真令任何一个人难堪。如果此人转而谦恭下礼,那么,他们就会夸你有礼貌,有教养,但绝不称赞你为官的建树,你治学的成就。假如有正从大学里假期回乡的学子,来到茶馆里,他们会写出一个或几个古怪刁钻的繁体字,异体字,使你在大学里几年的努力威风扫地。假如回乡学子信口在父老面前抛几句文,什么“然而”“者也”,或者卖弄什么“思维”“策划”之类,那你就大倒其霉。他们会歪曲你的原意,派生一些情节,在一阵哄堂大笑中使你无地自容。

永兴人对一些道貌岸然,自命不凡的官人,或是半壶响叮当的所谓“文人”,以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行为去搞什么“光临指导”“开导教育”之类更是深恶痛绝。而这种痼习又源于对“三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切肤之恨。

当1979年的春天来临,永兴人从异常的市场征兆中最先顿悟到商人的春天即将来到,四百八十年积淀的商业意识如大堤崩溃,春潮奔涌,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五光十色的货摊。永兴人特有的商业文化灵感,从三皇五帝到民国总裁蒋介石几乎一个也不佩服,唯独对持“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论的四川人邓小平表现出罕见的敬仰。他们认为这句话不仅有政治性而且还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利润意识。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永兴人对中国的政治动态仍然不清楚,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茫然无措,那种只有商业灵感而缺乏政治灵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未有应对良策。一位腰缠百万的永兴新一代商人哀叹地说,这是永兴淡漠教育,远离政治而种下的“苦果”!

我踱在古镇狭窄悠长的巷子里,遥想康乾时期,每一个从江西背棉花来永兴的商人,都在棉花包里夹带一块彩釉的寿字砖,当年的江西会馆是商人们用汗水堆砌出来的一座矗立黔北、名闻西南、

精雕细刻的万寿宫。这是力与智的凝结,这是四百年古镇长盛不衰的标志。在这市场繁荣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里,永兴的商业色彩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刮之不尽的尘垢,这是为什么呢?

但是,在茶馆里,在酒桌上,我的乡亲仍然津津乐道气势恢宏的万寿宫、“荣发祥”的九个天井,浙大住过的南华宫,财神庙,藏王庙和那一长串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

你晓得红九军团的罗炳辉带着红军来永兴打土豪分浮财么?

你晓得浙大的学生在哪座庙上课,在哪里演文明戏?

你晓得荣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坐过哪家茶馆?……

当然,非永兴人是不知道的,而永兴人在历数这些名人轶闻时,相当自豪相当陶醉。假如你说错一个细节,便立即招来白眼,哪怕他正端着盐罐出来买盐,定会放下盐罐要把那个细节弄清楚不可。

古镇人不容忍随便地讲错一个与永兴有关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更不能容忍诋毁永兴曾经拥有的辉煌和繁荣。他们也和阿Q一样,忌讳“光”忌讳“亮”和“灯”。

至今古镇上还保存着一个个收钱的坐箱。这种箱子高40公分左右,四方形,顶端有一个小孔,下面有一扇门。白天里银元、铜板从小孔里哗啦哗啦流进去,到了晚上才打开铜皮锁,将银元铜板分类码成垛,用皮纸封起来。据说,这种朱漆斑驳的钱柜,曾有人以高价购买,永兴人不仅不卖,反而嘲笑甚至诟骂。这反映出永兴人那固有的商业情结。

永兴自19世纪以来的百年,又是商业文化最集中的焦点。永兴的人物又是在一代又一代的言传身教中积淀勤奋、灵敏、善于思考的品质,但也传染着熏陶着为时代所弃的灰色思维。生在民国长于新中国的次生代人,其文化教育,社会洞察能力较老一代永兴人有所突破,但面对历史的变化,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政治的变

化仍显得弱智。“小富即安”、“老成守业”、“出头椽子先遭烂”熄灭了思想的火花。而新生代的永兴人，身上流淌着永兴人的商业血液，而视野却还停留在旱码头上，即是在今天已掌握着全县民营经济半壁江山的成功永兴人，其事业的发展居然囿于 50 公里的半径。

在我为古镇的衰落而惆怅之时，当年从古镇走出去的一位次生代女人，以“老干妈”的亲情品牌辣椒酱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晚生代那里更是令人心慰，这些高学历、高智商的永兴子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 20 年中，不断吮吸着黄土文明、海洋文明的混和营养。在县城，在省会，在东南沿海，在大洋彼岸，出现了一个个涂着永兴色彩的现代商人。留学生、博士生，专家学者以及大企业家已不乏其人。但至今令许多中国人趋之若鹜的大官高官方面仍是空白，这是否为四百八十年来的永兴商业文化而产生的必然结果？我不知道。

.....

古镇在潇潇的春雨中越来越模糊，明砖清瓦，狭长古巷，闪烁不定的历史画面，能不能将永兴这艘搁浅已久的航船驶入蔚蓝色的大海呢？我期盼着……

2000 年 12 月 3 日